

释 井

——兼论甲骨文、金文中井（邢）

方、井（邢）氏、井（邢）国之关系

庞小霞

内容提要：文章考察了“井”字字形和意义的演变，指出甲骨文、金文中的“井”当其作为地名、国名、族名含义时即传统文献中的“邢”。甲骨文中的井（邢）方，金文中的井（邢）国其地望均在今邢台市一带，二者之间存在地名、地理上的传承关系。而西周封国邢国和金文中的畿内井（邢）氏是同宗关系，邢国是大宗分封于外，井（邢）氏是小宗留守畿内。

关键词：井 井（邢）方 井（邢）氏 邢国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邢”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写作“井”，甲金文中的“井”就是典籍中的“邢”。然而现代简化字“邢”和甲骨文、金文中的“井”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井”字如何演化为“邢”字等问题，学界并无详细考察，而有关甲金文中井（邢）方、井（邢）氏、井（邢）国之间的渊源和关系的探讨更是众说纷纭。本文在整理有关出土材料的基础上，拟就“井”在甲骨文、金文中的意义和字形的演变作一梳理，并试对甲骨文中的井（邢）方、金文中井（邢）氏和井（邢）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一考订。

一 井字字形与意义的演变

商代甲骨文中有井（合2757）、𠂔（合2760正）、𠂔（合2768反）字，此字学界考释不一。商承祚释此字为“荆”，曰：“《毛公鼎》作‘井’，与此同。”①孙海波释此字作“井”，曰：“孳乳为妍，为邢。”②高明也释为“井”③。此字虽释为井，但和今天水井

的“井”意义不同。“井”在甲骨文中的用法有三种：其一，表示方国名，指井（邢）方。如，癸卯卜，贞，井方于唐宗，𠂔？（《合集》1339）其二，表示地名，指井（邢）方内某地。如，…贞，在井，羌方弗？（《屯南》2907）此外，甲骨文中还有𠂔（合181）、𠂔（合2724）、𠂔（合2726正）、𠂔（合2732）、𠂔（英162）、𠂔（英165）、𠂔（英1118）、𠂔（屯4023）字，一般与“妇”字相连表示人名之义。有关妇妍卜辞很多，“妇妍”有时也写作“妇井”。赵诚认为“井”字不管是否加女旁，表示的含义是一样的④，这种看法是对的。而井在以下刻辞中是否作为井（邢）方境内某地理解，尚有争议。







（1）辛未卜，鸣获井鸟；…鸣不其…井鸟。（《合集》4725）




（2）井获，不易日。（《合集》20779）








卜辞（1）目前有学者认为是贞问捕获“井地”之鸟的意思⑤。而有学者则认为井作为陷阱之义是井的本义，且认为（2）中“井”的

含义也是陷阱之意^⑥。笔者认为,上揭辞例所见之“井”作地名解比较合适。

另外,考古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已发明了水井^⑦,在目前已发现的约十座商代城址中均有水井遗迹。特别是郑州商城发现的一眼水井^⑧,井底有木结构的支护框架和复杂的井盘,这种支护框架的构形正和甲骨文中“井”字形相似。而在其它遗址中也发现有较多的外形呈圆角长方形的水井。众多水井遗存的发现表明水井与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鉴于此,甲骨文中应该有表示水井意义的井字。但是目前所有带有的卜辞尚未有确认是水井含义的。

金文中“井”字主要有“ (A)、 (B)、 (C)”三种字形,其在铭文中的用法有三种:其一,作名词用,表示族名、氏名或国名。“井”的三种字形均可在这种用法中找到实例,如西周早期青铜器邢侯簋(《集成》^⑨8.4241)、麦方彝(16.9893)、臣谏簋(8.4237)及春秋早期的邢姜太宰簋(7.3896)等器铭文中的“井侯”均作“”形,暂称为A类。此处“井侯”的“井”目前学界多认为是邢(此处邢为简化字,文献中旧体作邢^⑩,为行文方便下文多用简化字体“邢”的借字^⑪。但是麦方尊(11.6015)中的两个“井侯”及麦方盃(《集成》15.9451)、麦方鼎(5.2706)中至少都有一个“井侯”的“井”写作“”,与C类中“井”写法同。《禹鼎》(5.2834)、《郑邢叔萇父鬲》(3.581)、《郑邢叔康鬲》(9.4401)等器铭文中的“井叔、井伯”作“”形,暂称为B类。此字形有学者认为是“邢”的借字^⑫,还有学者认为释作“井”^⑬,无论是邢还是井,都表示氏名或国名的含义。《七年趯曹鼎》(5.2783)、

《豆闭簋》(8.4276)、长白盃(15.9455)中的“井伯”与《禹鼎》(5.2834)等器中的井伯之井写法相同,仅井中无点,写作“”形,暂称为C类。其二,作动词用,意为遵循、以……为表率 and 楷模等。如《集成》1.87、1.89、1.235等器中的“帅井”的“井”字,一般将其释作“型”字^⑭。这类“井”的写法一般与上述A类写法同,但是也有三器《师虎簋》(8.4316)、《它簋》(8.4330)、《利鼎》(5.2804)和B类写法相同。第三,也是作动词,表刑罚之意。如多件《叔尸钟》(1.270、1.274、1.285)等器中的“中专盟(明)井(刑)”均作刑解,但是写法不同,1.285写作,该字形尚存在《说文》中,作刑罚解。其他几器写作。此外《兮甲盘》(16.10174)中的“井”也是刑罚之意。可见,金文中的“井”作动词时相当于今天的“型、刑”等字,只有作名词表示族名、国名、地名之意时才可能和今天的“邢”联系起来。

作为地名、族氏名及国名含义的“井”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变化不大,只是自上而下的两个竖笔,或直或略显外撇。如前述甲骨文 (合2757)、 (合2760正)、 (合2768反)等构形和金文“ (16.9893)、 (9.4401)、 (5.2783)、 (7.3896)”等形体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说文》中却有较大变化。《说文·邑部》六篇下:“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从邑‘开’声。”^⑮同时,《说文·邑部》六篇下另有邢字,曰:“邢地邢亭,从邑井声。”^⑯如是,许慎将周公之后分封的邢国之邢写作“邢”值得怀疑。“开”,《说文·开部》曰:“开,平也,象二干对称,上平也,凡开之属皆从开。”^⑰战国文字中有

“开”字，《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1608、1609、1610有开阳^⑩。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字典·战国文字声系》认为“‘开’阳读‘茱阳’地名，战国文字承袭商周文字，或演化作开、并等形。”^⑪有学者认为战国货币文字“‘开’阳”应读作“轵阳”，而在《张家山汉简》和《居延新简》的古地名中正好有此地名，战国时“轵阳”的地理位置目前尚无法确定，但是它在西汉中期是魏郡的属县^⑫。显然，无论是“茱阳”还是“轵阳”，“开”作为地名与周公子所封的邢是无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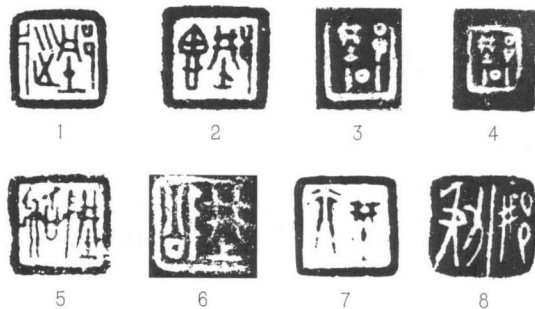
其实清人段玉裁早就注意到《说文》中有些字从“开”是不确的，实应从“井”。《说文·开部》下段注：“刑罚字本从井，刑、刳字从开，画然异字异音，今则绝不知有从井之字。以刑代荆，音义两失，而凡刑声开声之字，尽失古音。”^⑬唐兰也曾指出：“《说文》另出‘邢’字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从邑开声是错误的，凡刑、形、荆等字《说文》都说是‘开’声，都是把井字写成开而误。”^⑭张书岩也认为：“《说文》中从‘开’得声而在耕部的字，除了‘邢’外，还有‘刑’、‘形’、‘鉞’、‘荆’等，这些字实际上都从‘井’声，‘邢’、‘刑’分别与从井声的‘荆’、‘邢’为一字。”^⑮李家浩认为：“东汉的隶书往往把‘井’旁写作‘开’字形，‘刑’、‘形’、‘鉞’、‘邢’等字，其实就是东汉初年的小学家根据隶书把‘刑’、‘形’、‘鉞’、‘邢’等所从的‘井’旁作‘开’字形这种写法而造的字。”^⑯其说甚是。

因此，《说文》中将周公子所封的邢写作“邢”是不确的，实际应该是从井从邑和郑地的“邢”是相同的。《三体石经》残存有邢国之“邢”字，小篆写作“邢”，说明三国时即有学者不同意将周公之后的邢写作“邢”。但

是许慎为何在《说文》中将“周公之后的邢”和“郑地邢亭”分为两个字呢？陈梦家认为这其中一定有原因，但陈先生并未明确说出其原因何在，而是指出邢伯、邢叔、邢季类铜器铭文中的“井”和邢侯类铜器的“井”写法是不同的^⑰。笔者认为许慎的区分或许是有一定道理的，若此处“郑”均指西周之“郑”，则作此分别也许正表明周公之后的“邢”是邢国的大宗，而郑地的“邢”是其小宗^⑱。然而，许慎在整理文字时看不到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井”的字形，对西周时的郑地“井”和邢国之“井”的关系也许并不清晰，同时秦汉时期正处于文字变革，今古文纷争的时代，许多旧字和新生字往往互相混杂。所以遂用讹变的邢作为周公之后邢的字形。当然，金文中的“井”如何在东汉时讹变成“邢”字？考察战国至东汉这个阶段金文中“井”字字形的变化可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线索。


商代和西周时期构成文字的基本部件不如后世那样齐全和规范，一字多义现象是很常见的。而到了战国时期，一般都开始用追加偏旁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现象，但是也使文字字形发生较大改变，再加上各地割据文字不统一，因而早期的一个字在此时往往有许多字形出现。本文探讨的“井”就是典型。甲金文中的“井”字，在战国文字中至少有四种字形。

《古玺汇编》1899（图一：1）、1895（图一：2）及《古陶文字》6.33（图一：3）、



图一

表一 甲金文中的井至文献中的邢的演变一览表

商代	西周、春秋	战国	秦、西汉	东汉(《说文》)	楷书简体
井 井 𠂔		井 陞 𠂔 邢	?	邢 邢	邢

6.40 (图一: 4) 均有𠂔字。《古玺汇编》2328 (图一: 5)、《古陶文字》6.32 (图一: 6) 等都收有“陞”字。此处“陞、𠂔”, 丁弗言、何琳仪等均释为“邢”字^⑦。近年在《史记》、《左传》等文献所载东周时的邢地 (今天的邢台和温县邢丘故城) 出土了战国兵器和陶文^⑧, 其中邢台出土的“二年邢令戈”邢字正写作“𠂔”, 而温县出土的战国“邢公”字样的陶文中的邢写作“𠂔、陞”两种。无疑这为“𠂔”、“陞”字确定为今天的邢字增添了实证。80年代曾发现另一件青铜兵器“十七年邢令戈”, 因为是拣选青铜器, 确切出土地点和出土情况不明^⑨。但是该戈无论是从形制、体例, 还是铭文字体看均与上述邢台境内出土的“二年邢令戈”几乎相同, 二者均应为战国晚期赵国兵器。只是戈上铭文“邢”字的写法稍有不同, 二年邢令戈中“邢”字写作“𠂔”, 而十七年邢令戈写作“𠂔”。可见, “𠂔”应是战国时“邢”字的又一异体, 𠂔在《侯马盟书》322, 《古玺汇编》3352 (图一: 7) 均见。此外《古玺汇编》1901 (图一: 8) 将“邢”写作“邢”, 因而“邢”字也是战国时“邢”的又一种字体。总之, 金文中本来多种意义集一身的“井”字, 到了战国时期在表示地名、国名含义之时多追加土旁或邑旁或二者均附。文献中的“邢”字可以认为是在商周“井”字形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标义形符而新造的繁化字, 即井→𠂔, 井→陞, 井→𠂔。此种例子在战国文字中并不少见。

二 金文中的井(邢)氏和井(邢)国

前文所论金文中的“井国”在文献中也有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 “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杜注曰: “邢国在广平襄国县。”^⑩广平襄国即今河北邢台。《汉书·地理志》八(下)襄国县班固自注曰: “古邢国”^⑪。《说文·邑部》六篇(下)“邢, 周公子所封, 地近河内怀, 从邑‘开’声。”^⑫“怀”在今温县平皋的邢丘古城附近。近人对于西周邢国的地望的考证也主要是这两种观点^⑬。但是自汉以降的地理方志几乎皆指认西周邢国在广平襄国县, 邢丘说的赞同者却寥寥无几。从考古材料来看, 邢台一带不仅有丰富的西周遗存, 而且在南小汪遗址发现了西周卜骨、青铜礼器等重要遗物^⑭, 在葛家庄则发现200多座西周墓葬, 其中五座属于诸侯级别的带有墓道的大墓^⑮。而温县邢丘却无考古材料的支持^⑯。综合考古和文献资料, 笔者认为西周邢国地望邢台说更有说服力。井(邢)氏遗存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在长安张家坡沔邑遗址发现的井(邢)叔家族墓地^⑰及多年来在关中一带出土的众多井(邢)叔、井(邢)伯、井(邢)季铜器。在井(邢)叔铜器中有一部分铭文多带有“郑井叔”字样, 陈梦家认为是“先有井氏而后食邑于‘郑’而改称‘郑井’, 也可省称‘郑’”^⑱, 此说甚是。因而金文中郑井(邢)和沔井(邢)应该都是畿内井(邢)叔的分支。

针对畿内井(邢)氏遗存和邢台发现的邢国遗存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 认为邢国和井(邢)氏是大宗和小宗的关系, 即邢国作为长子(大宗)就封于外, 井

(邢)氏是其次子(小宗)留守畿内。这种观点最初由徐仲舒提出^③。王培真^④、徐良高等^⑤均有文章发表支持此观点。其他学者如杨宽^⑥、朱凤瀚^⑦等在涉及此问题时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未见有详论。其二,认为“井氏”和邢国无关,而是来源于商代的井方或者说与井方有地名和地理上的传承关系^⑧。

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有不少地方难以解释:首先,其认为金文中井氏来源于商代的井方,井氏自西周早期就在畿内存在了。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目前发现的所有井(邢)氏墓葬、井(邢)氏铜器,甚至包括铭文中著录有井(邢)伯、井(邢)叔、井(邢)季等可能和井(邢)氏有关的铜器,其年代均没有早于穆王的。周初即被分封,西周中期之后的金文中屡被著录,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地位显赫的一个商代旧族却在西周早期不见任何的踪迹,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其次,认为井氏和邢国是不同国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公之后的姬姓之邢在金文中写作“井”,井中无一点。而井叔、井伯等畿内井氏之“井”在金文中写作“井”,井中有一点^⑨。其实考察金文中“井”的字形,加点的井出现的较晚,一般共王时才出现,如果井氏来源于井方,加点是为了和邢国区分,自应周初分封邢国以后就开始加点了,而不应在邢国的“井”出现很长时间后,才有加点“井”出现。而事实上著录有“井伯”二字的铜器本身就有不带点的“井”,前文所举的七年趯曹鼎、豆闭簋、长盃中“井伯”均不带点。此外,在鲋国墓中出土的著录有“井”字的铜器铭文中,虽多数“井”中有点,但也有三器中的“井”并不带点^⑩。同时,并非所有邢侯类铜器中的井均写作“井”形,前文已列出,麦方尊、麦方盃、麦方鼎中的“井”就与上述豆

闭簋等三器中“井”写法相同。如果认为麦方尊等器的“井”是姬姓周族,而与之写法相同的豆闭簋等三器中的井伯之“井”却属姜姓一族,则显然是无法说通的。所以,井中是否加点并不能作为区分不同国族的一个重要依据。

将畿内井(邢)氏作为邢国的小宗,主要还是源自字体。金文中的“井”虽然有几种不同的写法,但从字形上看是很近似的,共性是主要的。文字在早期发展中有多种近似的字形并存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将加点的井看作是写作不规范的变体,是羡画^⑪,似乎也有点费解。因为据我们统计目前著录有“井伯、井叔、井季”等字的铭文中,仅有上述的豆闭簋等三器“井”中无点,占极少数。若是写作不规范,不应该大多数不规范,少数却是规范的。同时若是羡画,则与邢国有关的铜器中也应该有带点的井出现,但是据笔者统计从西周早期到春秋中期邢国灭亡,目前发现的和邢国有关铜器铭文中“井”均不带点。因而,加点的“井”很可能是有意为之,这种做法的目的或许正是为了区分畿内的小宗和分封的邢国的不同。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西周时金文“井”中加的一点应是挖井时用来测定准心的,体现的是社会发展与技术水平的提高^⑫。但是由前文对金文中井的字形和意义的梳理可知金文“井”并无水井之意,这种看法也是不确的。

此外,文献中确有关于周初“长子就封于外、次子留相王室”的记载。郑玄的《诗谱·周南召南谱》曰:“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⑬《史记·鲁世家·索隐》曰:“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⑭结合考古资料目前学术界多认可鲁、燕两国确是“元子就封”。所以,周初的“元子就封,次子留相王室”的说

法有一定的根据。那种认为西周井(邢)氏乃大宗分封在畿内,次子到邢国就封^⑩的看法不符合文献记载,也和周初其他封国多元子就封的情况不符,目前来看值得审慎。从青铜器年代来看,畿内井(邢)氏有关的井(邢)伯、井(邢)叔、井(邢)季组铜器的年代多属西周中后期,较早的长白盃中的井(邢)伯也属穆王时期,而记录邢国初封事件的麦尊年代可达成王后期,目前井(邢)氏作器、含有井(邢)氏之名的铜器合计有五六十件,但无一能到成王时期的。所以从铜器年代上看,先有畿内井(邢)氏后改封邢台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邢国和井(邢)氏是大宗和小宗的关系,西周中晚期金文“井”字中加一点正是为了表明这种关系。

三 甲骨文中井(邢)方和金文中的井(邢)氏、井(邢)国的关系

关于甲骨文中的“井方”和金文中的“井氏”、“井国”的关系,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西周畿内的井氏来源于商代的井方,井氏为姜姓,而邢国乃周初分封的周公之后,与商代的井方无关^⑪。一种认为井(邢)方和邢国存在着地名、地理上的传承关系^⑫。第三种意见认为商代同时存在井方和邢国,二者不是一回事,西周邢国和商代的邢国存在地名和地理上的传承关系^⑬。

认为井氏来源于井方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商代井方地望在关中一带,二者存在地理或地名上的传承关系。井(邢)方的地望,陈梦家认为在今山西河津县^⑭。郭沫若、胡厚宣认为“当在今散关之东,岐山之南,渭水南岸地矣”^⑮,有学者赞同此观点,认为“西周

初年,井方受到周王封建,立国于今凤翔雍水北部一带”^⑯。对于井(邢)方地望在关中西部的观点,据考古材料,笔者以为自殷墟二期始,陕西关中周人势力渐强,商文化其实已退出关中西部。殷墟三期,关中西部散关一带属于一般认为的氐羌人文化——刘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四期则为先周文化——郑家坡文化所占据。所以关中一带在殷墟后期不大可能有一个商王朝的属国井方存在。

那么井(邢)方地望在何处呢?近年,杨文山^⑰、李民^⑱、孟世凯^⑲等学者均认为井(邢)方地望在今邢台一带。今河北邢台一带,一直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祖乙迁“邢”、西周的“邢”国等先秦“邢地”的地望所在。近年此地又有商代和西周时期大量的考古学遗存发现。依据甲骨材料,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经过系统研究,笔者亦认为甲骨文中的井(邢)方地望宜在邢台为是^⑳。与此同时,在对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综合研究中确认西周早期邢国分封地望也在邢台一带^㉑。所以,笔者赞同井(邢)方和西周的邢国之间有着地理上的传承关系的观点。邢国的得名主要即因商代井方就在邢台一带,邢国被分封到此,正是因袭商代旧有地名而称邢国。否定了商代井(邢)方地望在关中一带,则畿内井(邢)氏和井(邢)方之间就找不到这种地理上的传承关系,二者之间是否还有其它关系,据目前材料尚无法确定。

对于商代同时存在井方和邢国的看法,笔者检视所有卜辞材料发现井在甲骨文中的含义仅有上文说的三种,并未发现有“邢侯”之意的卜辞。井方和商王朝关系密切,只是到商末二者关系恶化。宾组刻辞中有:

(1) 癸卯卜,宾贞,井方于唐宗,彘。(《合集》1339)

该辞意思是“井方到商的宗庙献祭”表明井方和商王朝关系是很亲近的。宾组刻辞还有：

(2) 戊辰卜，宾贞，方执井方。

(《合集》6796)

该辞乃商王关心井(邢)方是否遭到他方的侵害而占卜，表明井(邢)方和商王朝的关系是亲密的。

此外，在武丁时期刻辞中有多条关于“妇井”的记载。

(3) 甲辰卜，妇井伐龙方，哉，贞，勿呼妇井伐龙方。(《合集》6585正)

(4) 贞呼妇井往泰？(《合集》9533)

(5) 癸卯，妇井示四屯。(《合集》3286白)

(6) 丁卯卜，殷贞，妇井姚，王占曰：唯戊姚。(《合集》13949)

(7) …贞，妇井疾，唯有咎。(《合集》13718)

由以上刻辞，可见妇井(邢)既主持祭祀，还参与征战，日常主持农业生产，还过问入贡卜龟的事情。商王对她十分关心，为其分娩和生病都专门进行过占卜。妇井(邢)被认为是武丁的一位重要配偶，在武丁诸妇中地位较高^③。笔者认为如同“妇好是来自子方女子”^④，而妇井(邢)来自井(邢)方，则至少在武丁一代，井(邢)方和商王室有着亲密的姻亲关系。商末，井(邢)方和商王朝确实发生过战争，商末金文《邛方鼎》有商王征伐井(邢)方的记载：

乙亥，王饗，在曩隹(次)。王乡(飧)酉(酒)尹，光通。惟各，商(赏)贝，用乍(作)父丁彝。惟王正(征)井方，𠄎(《集成》5.2709)

此处，“唯王征井方”作纪年之用，虽与铭文内容无什关系，但是可推知，商末和井(邢)方的这次战争规模应该是较大。而《帝王世纪》所谓的“邢侯为纣之三公”的记载可能是有问题的。至少《史记》就有不同的说法，《史记·殷本纪》曾明确记载：西伯昌、九侯、鄂侯为纣之三公。所以，商代晚期井(邢)方是存在的，是否同时还有个邢国存在是有疑问的。

总之，金文中的井(邢)国和井(邢)氏是大宗和小宗的关系。商代井(邢)方和西周邢国地望均在河北的邢台一带，西周邢国正是沿袭商代井(邢)方的地名而得名，二者有着地名、地理上的传承关系。商代井(邢)邢方和西周的井(邢)氏目前来看不能视为同宗关系，二者有无其它联系，待考。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40771051)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编号：20080430264)的资助。

—— — — — —

① 商承祚：《类编》转引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2859字，中华书局，1996年，第2857、2858页。

② 孙海波：《甲骨文编》转引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2859字。

③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374页。

④ 赵诚：《诸妇探索》，《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

⑤ 孟世凯：《甲骨文中井方新考》，《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8—83页。

⑥ 郑慧生：《释井》，《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9、30页。

⑦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

-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64、165页。
 - ⑨ 本文凡对青铜器作出标号的，均出自《殷周金文集成》，简称《集成》，以后不再一一标出，仅注明器号。
 - ⑩ 汉语大字典编委会：《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 ⑪ ⑫ ⑬ 周法高：《金文诂林》第七册，卷五下，第0670字，马叙伦、李学勤等多人持此看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7年。
 - ⑭ 尚志儒：《西周金文中的井国》，《文博》1991年第4期；孙敬明：《西周金文与邢史举隅》，《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9—133页。
 - ⑮ ⑯ ⑰ ⑱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9、290、715页。
 - ⑲ 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0页。
 - ⑳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字典·战国文字声系》，中华书局，2004年，第998页。
 - ㉑ ㉒ 李家浩：《战国开阳布考》，《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第391—396页。
 - ㉓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页。
 - ㉔ 张书岩：《谈谈“刑”字的发展》，《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349—352页。
 - ㉕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178、179页。
 - ㉖ 笔者认为这种字形的不同不能看作是不同族的区分，而仅是姬姓周公之后大小宗的分别，详细论证见下文。
 - ㉗ 丁弗言：《说文古籀补补》6.11，中华书局，1988年；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817页。
 - ㉘ 刘龙启、李振奇：《河北临城柏畅城发现战国兵器》，《文物》1988年第3期；李先登：《夏商周青铜器文明探研》，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28—335页；李占扬：《河北温县发现晋国邢邑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22日。
 - ㉙ 李学勤：《北京捡选青铜器的几件珍品》，《文物》1982年第9期。
 - ㉚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817页。
 - ㉛ 《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31页。
 - ㉜ 邢丘说主要以唐兰为代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161—163页）；邢台说目前为多数学者所赞同，较早提出的是李学勤、唐云明等（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 ㉝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李军、石从枝、李恩玮：《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考古新收获》，《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
 - ㉞ 任亚珊、郭瑞海、贾金标：《1993-1997年邢台葛家庄先商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三代文明研究》一。
 - ㉟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李占扬：《河南温县发现战国邢邑遗址》，《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22日。2003年以来在距离邢丘古城不远的陈家沟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又作了大量考古发掘工作，笔者曾到过此工地考察，这一带同样发现的最早的遗存至西周晚期，不见西周早中期遗存。
 - 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 ㊲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78页。
 - ㊳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 ㊴ 王培真：《金文中所见西周世族的产生和世袭》，《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1984年，第174—191页。
 - ㊵ ① 徐良高：《邢、郑井、丰井刍议》，《三代文明研究》一，第118—126页。
 - ㊶ 杨宽：《西周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第107页。
 - ㊷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50页。
 - ㊸ 张筱衡：《“井伯盂”考释》，《人文杂志》1957年第3期；尚志儒：《郑井国铜器及其史迹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

- 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尚志儒：《西周金文中的井国》，《文博》1993年第3期；孙敬明：《西周金文与邢史举隅》，《邢台历史文化论丛》，第119—133页。
- ④⑤ 尚志儒：《西周金文中的井国》，《文博》1993年第3期。
- ④⑥ 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
- ④⑨ 谈大庆：《浅谈“井”字的起源与发展》，《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
- ④⑨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诗类·毛诗注疏·毛诗谱》。
- ⑤⑩ 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卷三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1524页。
- ⑤⑪ 尹盛平：《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09—417页。
- ⑤⑫ 杨升南：《殷人屡迁辨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⑤⑬ 李民：《追溯商代邢都地望》，《三代文明研究》一，第300-303页。
- ⑤⑭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88页。
- ⑤⑮ 郭沫若：《卜辞通纂》第354片，《郭沫若全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9—550页。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 ⑤⑯ 尚志儒：《商代井方与关中地区的商文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1996年。陈全方、尚志儒：《陕西商代方国考》，《殷墟博物院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 ⑤⑰ 杨文山：《商代的“井方”和“祖乙迁邢”考》，《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期。
- ⑤⑱ 李民、朱桢：《商代祖乙迁都考辨》，《邢台历史文化论丛》，第35—47页。
- ⑥⑩ 孟世凯：《甲骨文中井方新考》，《邢台历史文化论丛》，第68—83页。
- ⑥⑪ ⑥⑫ 庞小霞：《商周时期邢都邢国邢地综合研究》，2007年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⑥⑬ 钟柏生：《帚井卜辞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第1分册，1985年，第105-136页。
- ⑥⑭ 曹定云：《“妇好”乃“子方”之女》，《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81—385页。